

1449268

蘇州文獻叢書 第一輯



【清】顧沅輯

吳郡文編

四

上海古籍出版社

館藏



淮阴师院图书馆1449268

吳郡文編卷一百十二

長洲顧沅湘舟輯

第宅園林目

梓軒記

驛齋記

蛻窩記

三一齋記

怡雲軒序

耕漁軒記

歸水園稼咏序

恒齋記

吳山書舍記

卷一百十二

吳山書舍圖記

吳山讀書圖序

敬義堂記

安分軒銘

錢氏生幼堂記

秋林書屋記

橫溪書屋記

辟疆館記

阮春堂記

如意堂記

湖山深處記

元陳基

全工

明王行

全上

錢惟善

楊基

高啓

解縉

全工

陳敬宗

紀堂

金文徵

曹榮

張肯

况鍾

徐有貞

全工

全上

聽松軒記

孟壽堂記

孟壽堂後記

杜瓊

錢溥

夏時正

卷一百十二

陽明書局

梓軒記

陳基

吳郡徐君孟達于東望之南榮有樹曰梓因名其居曰梓軒昔孟達之先外舅陸君靜遠以儒起家為徽州路學教授東望乃其釣遊處也是樹也予孟見其手植俯仰二十餘年其拱把者忽髣公數十尺矣夫梓殷人上之詩人詠之周書以之命弟周札以之命工夫豈以其乃木之長其材貞其質實而不削乎是故為橡果則可以營都邑建明堂為琴瑟則可以奏韶武若却廟於非過夫良工則止操斧道之而弗顧耳吁梓之特用此大矣且始也吾與公遊而見其萌今也吾與其子若婿遊而見其長使雨露之養充遂乎其天培植之功不戾乎其性則其堅泰美澤益壽且孝世有仁國如梓材稱美如梓人則其久且不

陳基書

利者或者不與梓同棄于樛喬之手亦未可知然棄之不棄物之不棄存焉焉獨愛其春而榮夏而茂秋而落冬而實而棄與二三子嚙齏淡書于此庶几充然若有得于生物之妙者則前人之封殖以庇其本根豈直所謂無忘角弓而已哉詩云維桑與梓必恭敬止因為之記使二三子知其托之、自尔

皞、齋記

陳基

子友陳季周氏嘗謂予曰吾生于泰伯仲雍之鄉而讀周公孔子邠孟氏之書孟士之為學在青瑣殿伯而已固自題其以居之希曰皞、旌吾志也子為吾記之昔者泰伯仲雍適吳、民義而從之斯民也孟教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日遷善而不知為之、民也及文武成康之德洽乎四海周公孔子之教後先繼作而吳之君子至有北學于中國而得聖人之一體者予嘗浮三江道五河登大板望洞庭訪三壤之祠吊虞山之墓盡耕田鑿井擊壤而歌帝力者蓋猶有先王之遺民焉嘗試問之而之見也今華門圭竇含茹僭竊之民乃有鉅歌周公咏嘆孔子充然若有所得而不知其所以然而然如季周者斯非遺民

陳基書

之後秀者乎余乃今失之于彼而得之于此矣孟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故舜耕歷山而田者讓畔陶河濱而器不苦窳孔子之立斯立道斯行使斯來動斯和皆莫知所以為之者也吳為泰伯端委治禮之國則其所以過而化所存而神者宜何如哉噫孔子既歿百有餘歲而胎孟氏作貴王賤伯之學章而後明不幸而不得致齊梁之君為湯武文雖虐之民為皞、此百世之下有志之士讀其書而編其世者尚知余雖處而趨皞、則其過化存神之見于洞氣間者不徒為空言而已矣方今聖神在上堯父舜子而周孔其匡舉一世而甄陶之而詩書六藝之化樹、也季周以泰伯仲雍遠民之秀洩周公之書誦孔子之言而學胎孟氏之學豈直以其皞、者自得

而已亦將褒然舉首思以貴王賤伯之說獻之天子而與斯民
同勝之也此胎孟氏憂世之心而有志之士所宜勉焉故為之
記使書于齋之壁以為李周告云至正庚子季月朔

陽明書

蜩窩記

王行

句吳朱文全父儒者也自少習舉子業治小戴禮記既又傳及
他經傳志記百家衆史博通該貫為文辭衍暢而炳蔚辭著
聞今年歲六十矣于石湖之南倚川之上居焉方其遊進場屋
時致為謫待時以用其學蓋夢寐未嘗忘也及事有不偶則
幡然改圖與田夫野人相逐於沃畝山澤之間遊怡怡若不知
世有號耀尊榮彷彿利祿也家聞一室方本踰尋丈扁曰蜩
窩蓋亦久矣而所與往來無不感之者以為蜩者出汚濁而升
高明之謂也窩者潛形伏迹延喘息以自存之所也茲名蜩窩
以蜩窩不能堪矣繫統以窩蜩昇為累矣其意果安在哉余謂
不然是蓋有託也出乎汚濁之地而至于高明之域人人之所
願也終之汚濁之不能出高明之不能至者欲界之也求乎無
欲莫先於寡欲能寡欲則高明之域可望矣且所謂欲大要聲
色臭味安佚自奉焉耳今安其四體而不求大高深廣遠之居
以處而自足於尋丈之窩於豈非寡欲之一端耶推此一編餘
固可見則趨乎高明之域必自此窩始矣以蜩名之又何過哉
間以質之文全文全曰實某之志也請書之遂書為蜩窩記
寄為亭在倚川之南舊學訓朱唐唐書中所有蜩窩
自為記

陽明書

三一齋記

王行

去吳城南而廿里而近有澤焉石湖之陰三里而遠余友金公信氏居焉公信資性通敏勤勵而詳慎有子曰敬年勝冠矣命之從余遊乃閱其居之西偏為屋四楹左溪右山樹木映蔚窓座室明庭戶深窺以為激講習之所公信家政之餘時此談議間以題見請為題曰三一齋公信曰題既幸矣得聞所以題之義不其愈益乎余曰可也三以言夫始一以言其終皆所以語學也亦必進激而語之矣激前謂之曰若知為學之道乎有三焉有一焉三以資其一以成其三也何者三曰賦子焉曰父兄焉曰師友焉何謂一曰勤而已矣蓋賦子美之以質父兄資之以養師友澍之以教而已之勤則所以成其教也得之賦子而有其質矣非養身將孰賴焉得之父兄而有其養矣非教道將孰明焉得之師友而受教矣非勤亦將何以致其成功也哉此三所以資其一所以成其三也資者始而成者終為學之道備矣然世之質美者有之矣或工商而隸賤之無以成其美者造次顛沛失賴於父兄者也父兄之賢者有之矣而孤陋寡聞昧於君子之大道者窮鄉下邑不遇夫名師良友者也是三者皆在乎天而不可必得者也雖不可必得然有飢寒困窮堅苦自力而有成焉有閭閻涉歷千里事師而有成者焉然則不可必得者不待得之而成自若也不待得之而成自若果何以致之哉蓋在天者固不可必得在己者則無不可得也在己者何亦勤而已矣烏乎以在己之無不可得而勝夫在天

之不可必得非有志之士孰能與於此哉今激也得之賦子者固不待言矣而所值無造次顛沛之虞所處非窮鄉下邑之陋是在天而不可必得者皆得之矣在天者皆得之在己者何難焉則學之成也不待激而有望將奚望哉雖然不知學之道而不事手學者弗怪也告之或不明知之有未盡而不力於學者弗咎也今告之明矣知之宜無不盡矣則激也又烏肯不自治而甘自棄於此余之所以望之也言未竟公信作而曰是言也豈獨以教激雖某亦佩之矣豈獨某佩之在夫人而宜佩之矣請書以為記

剛笑乘蒲暢揮漢書徘徊而相年者歟即者不答策牛而多耕
陸子於條氏字良輔表陵楊華也

新漁軒在光福律達左良輔所居良輔有士學所交皆名士者
題亦甚多

陽明書

綠水園雜咏序

高啓

吳城南既有白朱家園者父老言宋朱勔故墅也廬山陳惟寅
氏以之更名曰綠水園中有池且周杜子美詩渚心其林沼亭
軒皆各有扁焉近雖破廢然寬間幽勝猶可以釣游而嘯歌惟
寅以余往來其中最熟求偏咏之意當勗以倖貴時窮高臺侈
園中之珍木吳石崇臺嶢榭園當百倍于此文人詞客為之
採美而誇詠者亦多矣今皆跡滅響沉無復可觀惟雖窮居隱
物而能以詩書共業篤於孝友其法德雅操固不以蔑視勗矣
則余為之執筆亦可以粲愧焉因不復辭且庶幾或傳使老父
知園之更在綠水者自惟寅始之凡詩十二篇

歸水園在孫孝樞東鄰為朱勔別墅元正亭屋中陳以秋
澆言是才購以之取杜詩名園依綠水之山如名園中有事
鴻軒溪冷閣華徑等名

陽明書

恒齋記

解縉

仲尼曰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恒之時義大矣哉謝其細太伯仲雍言子游之鄉有雄文粹學英雄恬退之偉人曰王恒齋先生寓河州指其齋居於子曰是恒齋也余曰先生松江之上有居子曰有曰何齋曰恒齋也彼恒齋也此恒齋也出恒齋也處恒齋也動恒齋也靜恒齋也隱恒齋也顯亦恒齋也夫是曰恒齋也我恒齋也子亦恒齋也我知之矣物不可恒而理可恒齋不必定而心必定事有不窮之變而心有不易之主故曰得曰成曰通至不恒也而乃所以為恒也桑樞達戶而甕牖華門圭竇而穴穿丹極刺楸而峻宇山節藻稅而雕牆儉者一衣顛倒何恒昨日之

隋書書臣

榮盛而今日之淒涼今日之淒涼而復為前日之榮盛此忽來而忽往者一居室之細也而不恒如是粵若稽古帝堯之茅茨諸葛孔明之草廬伊尹之葦野齊宣王之雪宮與陶彭澤之環堵也草野畝畝也在雪宮也坐也立也徧是也飲食也古今彼此動靜出處遠近之間未嘗不同也不恒也先生蓋所以反其同而變其異乎齋居之奢儉與廢固不可恒而人之一心一動靜之頃尤乃有大不可恒者處富貴而思恬佚當強盛而逞其克伐處貧賤而思富貴厭安閑而慕權寵動久思靜靜久思動忘其心之恒而逐乎物之變也宣王以其國削也而況於草廬乎況於環堵乎宜乎草廬環堵之人葦野畝畝之人與茅

茨土堦之大聖人皆有其恒而不恒之變無所動其間也故能與天地常存也王先生之恒齋將推以同乎聖賢可也先生家居力學時當繁華恒以恬退任州郡繁冗恒以勤敏晏然如家居時寓河州老貧賤不能移勵如州郡時誘人以善不倦雄文粹學英雄恬退之偉人也推而做之於聖賢可也然則於伊尹孔明陶彭澤若是班乎曰幾矣陶之環堵不恒夫其悠然則可恒如先生也其瀟然則可恒如先生也葦野畝畝不可恒夫其慨然則可恒如先生也然則寬然者時當太平將不可度而愴然矣乎是不可恒皆可恒也先生忻然而笑曰有是哉有是哉吾且東矣先生名維臣以中其字鐵崖楊廬天高第弟子云

隋書書臣

吳山書舍記

解縉

吏部侍郎兼左春坊左贊善許思溫吳郡人也少時躬探秦觀讀書吳山出登太學為御史歷職憲副遂擢今官于予有同寅之好乃請為文記其吳山書舍予平生足跡半天下恨不得一坐吳中靈巖虎邱天平之雄峙湖海江湖之奇浸四方人物之都會每讀昔人之文未嘗為之慨然太息也且夫世人之于讀書也高談道學者猶以為衰志近務事功者奔以為無用於戲是豈知讀書之理也哉自急而厭其勤苦者託辭以飾非自昧而不達其義理者詢言以護短故例以儒生為迂闊而以文籍為深言耳究其心亦未嘗不知之也故有因其心而直曉之有不報然而悅者蓋鮮矣是故文字之作聖人開天闢地之機行乎陰陽而通乎鬼神造化萬彙之所不能違者也而豈出乎此理之外哉而豈可指而謂之喪志而無也哉六經聖人之書也諸史歷代之書也諸子百家凡能言者之書也下至商賈技術莫不有書擇其善者而行未有不善也自天文律歷地理農圃水利風俗人才學校選舉鹽鐵細務皆有書皆所以集萃成功者也自疎而不通者而可謗之哉六經所以治心修身治國平天下而為道學之本也自怠而厭其勤者而可擬表志之言以飾其非歟表志之云為不精專者發耳不專志而務誇多聞靡以為人也則又反不讀書之為愈此有激而云者而豈可謂書之不必讀也哉予觀生民以來未有不知書之聖人者予嘗以為流俗欺也許公之意與予合故仕既顯矣請為之記其書舍

吳山書舍

以為子孫後世勸人使之有興起于讀書也為之記而係以詩

天開象緯日與星地靈川嶽可掣刑義書一畫河洛呈萬世照耀傳六經賢傳因翼眾喁喁博選實一量重輕譬猶作室矩度程群材咸萃無奇贏曲可使直陟可平指顧左右集大成吳山屹立大古有書舍臨高跡牖櫺窗雲紅霧樓前極萬家玉樹森在廷牙籤歷歷黃金縑萬軸架棟明星煥斗斗午夜虹光賴天官早歲曹躬耕養志餘力篝火燈布悼黜里積量成秋囊或貯山下螢有草如帶似堯賓德德自是通山靈時來九萬述鳳鵬梅門壁水揚華英鉅冠珥華朝承明繡衣持斧白玉京從龍天飛掌銓衡春官侍從驚鸞停乃知讀書助修能萬事轉圓無滯凝他年有待懸車榮錦袍山下濯冠濯買舟相送試一登吳中

吳山書舍

金銘

明許侍郎思溫院在太平橋南

後唐丞相迎歡呼共觀 公卿鄉人子弟傳頌聲重作吳山書

吳山書舍圖記

紀堂

古者讀書先覺之士常宅心以靜不以窮達貳其操常時或未
遇必託諸山林草木石俱底於遊者非欲拉巢由園綺以長往
也求其靜以求聖賢之道而已逮時既過乘風重依日月安富
而尊榮者亦非欲習為金張許史以令大也隨其動以行吾聖
賢之學耳是以君子靜而有養動則不括宜其出處隱顯咸有
可觀者焉此天官左侍郎許公吳山書舍高之所由作也吳地
在大江之東太湖之北人民富庶號稱文物之邦自天朝混一
寰宇地入職方氏為直隸府山有靈羨虎邱天平上接畿內紫
金軌阜皖、煙、天光雲彩祥氛瑞藹包往來無時不興之
通政其林泉地理勝槩非前日比士讀書其間者卓犖奇偉豈

陽明書圖

不益有光哉公家世居郡城西南舍在山下林深地復一榻倚
然萬卷森然靜中藏修之趣平昔已得之矣自是公以明經起
太學為御史再遷憲副聖春加隆名亭天下銓衡宰相須用讀
書人信夫公每于獻納跼蹐之服念故山曠久不能釋于懷命
善繪者作面懸置左右時一覽焉俾知吾今日之竹堦薇垣即
即吾前日山中之茅簷芸閣也今日之鳳治舊基即吾前日之
嘉猷几芸寔也是皆稽古力也矣可忘其所自而不貽之遠乎唐
有陸宣公贊宋有范文正公仲淹皆吳人也宣公謂吾為政使
工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文正公謂居廟堂則憂其民處江湖
則憂其君二公亦嘗讀書山中卒教德被生民功施后世天下
至今慕之於序讀書之效一至於耶士有曠百世而相感者惟

此心也公能追蹈前轍而心與之同以見諸事業余知吳山書
屋蘭玉流芳後必與二賢同園並傳矣視彼借經終南倚富貴
及身優不復有灯火而寔之夢其能免于惘愧與林慙乎觀公
之圖安有不感動而興起者哉永樂五年八月中秋日四明紀
堂

陽明書圖

吳山讀書堂序

陳敬宗

客有衣逢掖鉅珪琅璆虎邱之危巔履吳山之崇岡得金峯于晴碧候風翥而就驥迴視松篁隱室芝蘭生香黃籙架日星之耀保壽動奎壁之光頽而舉之曰此非所謂許氏先生之書室者乎于是歎雲閣延迴慨陵岡廣而徘徊排蕙帳而直上覩此河牛先棟之書玉軸牙籤之史如蛟虬而鱗鱗如日月之在紀乃謂先生曰伊昔名公之談書也滴仙之于匡廬文公之于白鹿長白之有仲淹泰山之有孫復是數子者政事烈文章赫二千載之間後先為奕子今追遙駕臨遠芳勒緒三餘一目五行上探周孔下佔班揚作為珮玉之文嬋乎雲錦之章此先生之為學所以為可尚也然而成已成物君子之志忠君恤民大人

陳敬宗

之事于今德成而不用于時學博而不見于世豈特賦考槃以修身歌衡門以自遂乎先生斷然而笑曰子豈不聞羽毛不豐者不可以為飛乎文章不工者不可以為時乎仁義不充者不可以事君子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乎肆余強勉問學涉歷今古志之所懷惟是之故信窮達之有時豈必計策藝之為暮也客曰唯、長揖而去惟暫辭于林壑謂修期于雲臥惟時日月重華風雲就虎先生于是搏扶掖而上征快鵬翅之遊舉裁、旁冠帶、拍府皇、繡衣明、玉斧內肅朝綱外清憲化霜氣模秋曉落人鬼載雅家宰戴司銓衡爵當英德位稱其爵其在天廷也坐錦聖謨黼黻皇度臺喬仁風以陶黎庶其在青宮也贊廟儲皇啟收聖心古訓是敷大道是欽此許公之為學所

以無愧于先覺者也書其退食之餘終書為侶寒梅團香竹陰雪戶于是展圖盡于高堂極山中之清賞每神遊于其間恍林泉之在想像復持素觴而近曰夫子將不能掩其光瑤琬不能輕其美以先生懷星之宏才豈不宜享是之富貴哉豈不當不可勝貴不可忘維古今之聖賢亦作是之致戒也乃為之歌曰吳山蒼、子吳水清、春羅攬翠子林桂吹香欲美人子股肱帝傍極相高國子鳴鳳朝陽功業炳、子德音煥願竭忠盡子輔成世之業康

陳敬宗

敬義堂記

去蘇州郡西百二十里有山曰包山一曰夫椒山在太湖中山水之明秀物產之殷富據三吳之勝民散處其間皆有以遂其生而樂其志有徐氏者吳故家族衆有惇睦之行世襲有詩書之雅以好禮聞于鄉而以敬義名其堂余聞而歎曰賢乎哉其有志於君子之學歟君子小人吉凶之分天理人欲爲耳君子之學必在于消人欲存天理而聖人示其要於學者則必本諸其心蓋心者一身之主而萬事之本也如其心放焉或出或入或存或亡則人欲日長而天理日微故學者常使其靜專純一而無動靜始終之間必務操存涵養久而虛明湛然而仁義禮智之具于吾心者吾得以究而極之而隨事汎應有以適乎當

陽明書

然之則而無非天理之公矣天理全而人欲滅學之至也故主敬以立本集義所以進乎學也誠之于己若是功有不極其至者乎自古之聖人所立教以及乎濂洛關閩諸大儒所講授具在成書後之學者讀其書服其教皆得以深體而力行之也然而鮮矣若其所居起處有違講習有資誠用其志于此未有不至焉者也觀于徐氏名堂以自儆於旦夕食息之頃其志可尚矣而亦豈以自益其身哉堂之中諸子孫曾繼之而居也使因其名而思先人所以自脩而訓後者以自進焉徐氏必有自此而興者乎至是徐氏屬其姻王福者介中書舍人張謙求記敬義堂不得辭堂作于徐建桂甫名敬義者取師尚父丹書與孔子贊易之肯綮桂甫沒七年矣子耀重父之志求為之記永樂

甲辰正月乙丑巳云

陽明書

錢氏生幼堂記

生幼者吳醫錢氏之堂名也蓋錢氏世以小方脈專門相傳以爲宗國醫仲陽之裔在元有仕爲晚陵醫學教諭者生元善元善生晉府良醫宗道宗道生良玉良玉生伯常伯康具業醫三百餘年矣初自吳徙晉中自晉徙燕今復定居于吳家雖處遠堂雖虛作而生幼之名無改焉至是康伯乃請予記之嗟乎余于是有以知康伯之術之心矣又有以知其昆仲父祖之術之心矣人之生于天地之間五運之變化六氣之流行有所似育夫生者亦有所以闢夫生者育之惟艱闢之惟易壯然且者矧嬰幼乎故濟生之家有大小方脈之分大方脈固難而小方脈尤難夫嬰幼之生若草之始萌芽若木之始芽藥若花果之始敷萼其脆弱么麼非善養之誰能成長矧人之夭札其端多矣或由乎人或由于天有可生者有不可生者此生幼之所以有尤難也譬而至于能生幼斯其善矣雖然生幼者術也所以能生幼者心也術有限量而心無限理現人幼獨已之幼因其可生而生之是謂生之生之者天地之心也人而能體天地生之心則其爲人也亦大矣伯康其有見于斯乎誠有見于斯而能深求焉吾知其進乎吾儒之道矣醫云乎哉余之知錢氏醫惟舊自良玉暨伯常伯康皆其之厚家之子姓在幼嘗德其生者蓋多矣而勞伯康者尤數焉伯康于金幣之酬之無所取而願欲得吾之文以爲重其所好不亦在乎然而不可卻也因以是記其堂云

陽明書局

秋林書屋記

曾榮

姑蘇吳氏吳郡右族今其裔孟嘉讀書好文克繼先業其所居地勢幽夔林木陰翳構歲脩之室于其間積書數千卷日訓諸子俾知力學每天清雨止灝氣澄秋夜燈熒涼葉初墮鷄聲戒曉吾伊猶聞孟嘉心甚樂之因名其室曰秋林書屋間以囑其姻家尚寶少卿姚宗善氏請予文以記之予惟世之巨家富室有園林之勝亭館之美往往留連于宴嬉逸游之樂汨沒于管弦博俎之娛雖有佳子弟不知所以爲教遂至宴安偷惰卒之顛沛傾覆至不可救者比比游談無根以豪縱侈靡相尚如是此豈能知古者義方之訓哉孟嘉則不然家庭之間無膏粱綺綺之習有詩書絃誦之樂使凡承顏奉旨于左右者禮義有以

陽明書局

悅其心邪僻不得干其志由是秋林之中但見芝蘭玉樹郁乎其並秀松柏喬梓挺然而特立矣茲室之所以得名者亦豈虛美哉嗟夫林木常美而書香無窮吳氏義方之訓度必弗泯將見其胤嗣之必有克棟梁之具懷後凋之操以爲茲室之光者姑書此以爲之記以徵俟于他日焉宣德二年龍集辛未夏五月中澣左春坊大學士兼翰林院學士編脩國史廬陵曾榮書

橫溪書屋記

張肯

胥門西十里曰橫溪。之左盛德文勉世以詩禮稱于蘇實宋文肅公之裔。寓翁先生之曾孫。寓翁讀書博學不求聞達。有古隱君子風。至文勉尤清敏好脩。嘗從耕樂陳博士游。傳家之學不廢。嘗名其藏脩之所曰橫溪書屋。間來徵余為記。余為水之注川曰溪。以橫名則因其太湖之水自西而來。石湖之水自南而注。溪橫二湖之流。故名橫溪也。滔。汨。晝夜不息而東注于海者。由其有本也。文勉以水之有本。不至于海。則不已。猶已之為學。亦當有本。不至于道。亦不已。故題于書屋。示乎外。以警乎內。非嘉其橫溪之勝境。而名之在乎學之有本也。文勉無黍為芻翁之孫。能承詩禮者矣。昔柳子厚之愚溪。周茂叔之瀟

紫雲閣

溪元次山之語溪杜少陵之浣花溪文中子之白牛溪皆地因人勝至今稱之文鮑苟能講學如文中子周濂溪詩文如柳子厚元次山杜少陵則橫溪之名將與諸溪同稱乎後在乎文鮑學之如何耳文勉其勉諸因其微遂書此為橫溪書屋記云宣德五年夏五吉日後儀張肯識

新疆省志

况
壘

考碑氏稱疆國者即都治東隅赤蠻坊五縣東南地其地也
至元是地記以五縣屬名疆如地據某字則青志和蠻坊
祇說元唐大德中拓府後規其半為夜云云予於正統三統年
以五縣至雲委三縣早濠皆應移莊相者重興標楠為城後變
并得嶺石為疆東昔字予有鑑殊真目之則止歎說皆所誤
疆東昔日竹橋有名國幸代文多主之塘波商部老疆祇祇
氏國年疑也見藏于丁先太夫人之墓輅臣命礼部持以予奪
惟視事于宸翰老經以部事出部丞外提而以五縣廟之南偏
為后庭修和焉六年予真視者事其時官田賦頻驟故綱運皆
程有賦則其日晏曠休廢此俗者慈蕭獨竹木明髮是為清室

紫雲山

黃岡也。或實爲編。取事亦四卷。小符亦未著者。爲鑑。夫仁澤尼
呂章。皆通才也。予初以星憲。而爲書。爲備。曾札部。出守。旌寧治
此吏久。肥而樂。非是。濟君。爲衆。則疆。知字。頗予。以。空。自。未。
活。予。事。不。發。罪。吳。民。以。我。馬。齒。則。尺。大。山。地。則。男。不。完。和。獲。神
之。功。宅。鼎。是。爲。初。時。正。統。六。年。冬。十。一。月。廿。有。一。日。知。直。隸。縣
州。府。事。蕭。祿。希。儀。爲。司。印。中。璽。安。說。鍾。伯。律。氏。書。

解體圖在吳中者最古而年代久遠（第四那）邑志皆不解字
指何記況么々考証確鑿可據惜未及解入新府志

先春堂記

徐理

出吳門西南四十里外有地據湖山之勝去曰光福里。人徐氏世居焉蓋自宋季迄今而詩書之澤不衰洪武初有曰良夫者以父業典樞事共徐大車揚庵大悅元鎮高士敏諸人相倡和顏頤上下而制行尤高故當時以東儒者以良夫為首季清其曾孫也天資秀朗警敏過人年幾五十而志益勤思倍乃祀之風範間擇一字以爲遊思之所命之曰先春之堂余嘗過之者清余登焉望而四望左吟風之岡右銅井之嶺鄧尉之峰峙其上吳區之派匯其下扶疎之林蔥蒨之園縵布鱗次聯帶于前後時方冬去之氣松筠摘袖之極青一簪一列珩珩而挺琅玕梅苑萬樹芬敷爛熳與昇而娛目使人心曠神怡若執

勝形書四

燦燿而凌雲霄出溪澗而照青陽視他所始別有一天地也余顧謂李清曰勝哉景也此其所消先春者乎則余問之地以人而勝人以時而樂是故山水能佳而居之能賞之人過之而弗悅之之而弗愛則地固不得以自勝人能賞之而生之可樂之時儼寒之切身憂患之繁心則登山臨水且憚然有惻懷之情抑兮得自樂哉今子之居既據湖山之勝而又生於泰平之時承天德之儲田園足以自養琴書足以自娛有安閑之適無憂慮之事于是乎適適徜徉乎山水之間以窮天下之樂事其幸多矣視彼叔世之民檢擣于風塵之際者誰非得妻之免也乎子其乘是而益進修焉臨乎道德之林息乎禮義之園樂乎性分之天而辰其光風霽月之懷抱以探先春之意不亦宜乎

如意堂記

徐有貞

如意堂者吳儒杜子用嘉奉其母之堂也蓋杜子乃生而喪父其母顧氏寡居守志手鍼黹機杼以鞠育而資之學杜子而克以成立率由其教也及杜子之作斯堂也庭有嘉草生焉其苑迎夏而開及冬而斂其莖葉青而螢四時而不凋也杜子之母每愛而翫焉曰之草也此芳而含貞猶如吾意也于是杜子喜曰吾奉吾母懼無以如其意而之草也此吾母之言吾可以不承哉乃以名夫草也又因以名其堂而賦之三吳士大夫乃共杜子游者咸相與相與如焉以傳于人。東海徐生聞而歎曰杜子之母其知畫母婦之道矣而杜子亦可謂能子也婦以不二其天焉貞母以能教其子為慈子以敬承親志為孝其母

勝形書四

子能是。至孝矣抑予聞之凡人之觴於物而有感者必非其物類非夫動乎物也亦其志有在焉耳故初草之感忠臣志士之感孝子烈風之感義士皆志與物類也也惟夫婦人亦然若術共姜之賦柏舟寡陶妻之歌黃姑其貞順純一之志往之元物而見焉今杜母之愛夫草也其志亦極焉已夫其志之于夏而而開者順陰道也于冬而而斂者順陽道也其莖葉青而時而不凋者秉貞德也案陰道而順以貞實婦之類焉且不生乎他而特生于其庭為尤異矣夫其以旌夫母氏之節也歟夫天既旌之人有不旌之乎其將必天歲戊午冬十二月己巳朔廷果下詔旌其門云

宅在清嘉坊東原構以奉母